

神僧傳卷第八

地藏

城九

釋地藏俗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支屬也。心慈而貌惡穎悟天然。于時落髮出家涉海徒行振錫觀方至池陽覩九子山心甚樂之乃徑造其峯而居焉。藏嘗爲毒蠍<sup>拔音</sup>端坐無念俄有美婦人作禮饋藥云小兒無知願出泉以補過言訖不見視坐左右間沛然流行時謂爲九子山神爲湧泉資用也。至德年初有諸葛節率村父自麓登高深極無人唯藏孤然

閉目石室其房有折足鼎鼎中白土和少米烹而食之群老驚嘆曰和尚如斯苦行我曹山下列居之咎耳相與同構禪宇不累載而成大伽藍本國聞之率以渡海相尋其徒且多無以資歲藏乃發石得土其色清白不礮初甚如麪而共衆食其衆請法以資神不以食而養命南方號爲枯槁衆莫不宗仰龍潭之側有白塔<sup>時開</sup>研取之無盡一日忽召衆告別固知攸往但聞山鳴石隙扣鍾嘶戛<sup>所</sup>跡跡而滅年九十九其屍坐于函中洎三

稔開將入塔。顏貌如生。舉昇之際。骨節若撼。金鎖焉。

鑒真

釋鑒真姓淳于氏。廣陵江陽縣人也。總角隨父入大雲寺見佛像感動夙心。因白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許焉。後爲一方宗首。時日本國有沙門榮寂。普照等東來募法。真許往。遂買舟自廣陵發。經律法離岸至越州浦。止署風山。真夜夢甚靈異。繞出洋遇惡風。滯舟人顧其垂沒有投棄機。音香木者。聞空中聲云。勿

投棄時見舳艤各有神將介甲操仗焉。尋時風定俄漂入蛇海。其蛇長三丈餘。色若錦文。後入魚海。魚長尺餘。飛滿空中。次一洋。純見飛鳥集于舟背。壓之幾沒。消出烏海之水。俄泊一島池。且泓澄。人飲甘美。相次達于日本。其國王歡喜。迎入城大寺安止。號大和尚。以代宗廣德元年無疾辭衆坐亡。身不傾壞。至今其身不施茅塗。其國國王貴人信士時將寶香塗之。  
武九二

無漏

釋無漏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次子也。少附海  
艦達于中華。欲遊五竺禮佛八塔。既渡沙漠。  
涉于闐已。西至葱嶺入大伽藍。其中比丘皆  
不測之僧也。問漏攸往之意。未有奇節而詣  
天竺。僧曰。舊記無名。未可輒去。此有毒龍池。  
可往教化。如其有驗。方利涉也。漏依請登池  
岸。唯見一胡床。乃據而坐。至夜將艾。雷電交  
作。其怪物吐氣蓬敷。種種變現。眩曜無恒。漏  
瞑目不搖動。久之。乃有巨蛇。驥首于膝上。漏  
悲閔之極。爲受三歸而去。復作老人形來致

謝曰。蒙師度脫。義無久居。吾三日後捨鱗介。  
苦依得生勝處。此去南有盤石。是弟子捨形  
之所。亦望間預相尋。遺骸可矣。漏默許之。又  
曰。必須願往天竺者。此有觀音聖像。禱無虛  
應。可祈告之。得吉祥兆。可去勿疑。漏乃立於

像前。入於禪定。如是度四十九日。身嬰虛腫。  
成乞略無傾倚。旋有鼠兒。猶彈丸許。昨左脰潰黃  
色。薄膿可累斗而愈。漏限滿獲應群僧語之。  
曰。觀師化緣。合在唐土。心存化物。所利益多。  
足倦遊方空。加聞見不可強化。師所知乎。漏

意其賢聖之言必無唐發如是却迴臨行謂  
漏曰逢蘭即住所還之路山名蘭乃馬前記  
遂入其中得白草谷結茅栖止無何安史兵  
亂肅宗訓兵靈武屢夢有金色人念寶勝佛  
於御前翼日以夢中事問左右或對曰有沙

門行迹不群居于此山恒誦此佛號召至帝  
視之曰真夢中人也及旋置之內寺供養累  
上表章願還舊隱帝心眷重未遂歸山俄云  
示滅焉一日忽於內門右闕之上化成雙足  
形不及地者數尺閻吏上奏帝乘步輦親臨

其所得遺表乞歸葬舊隱山之下即時依可  
遣中使監護送導先是漏行化多由懷遠縣  
因置廨署謂之下院喪至此神座不可輒舉  
衆議移入構別堂宇安之至今真體端然曾  
無變壞

不空

釋不空梵名阿目併跋折羅華言不空金剛  
止行二字畧也本北天竺婆羅門族幼失所  
天隨叔父觀光東國年十五師事金剛智三  
歲初導以梵本悉曇章及聲明論浹旬已通

矣後同弟子舍光慧誓<sub>切</sub><sup>扶</sup><sub>件</sub>等三七人附<sub>九</sub>崑  
崙船離南海至訶陵國界遇大黑風衆商惶  
怖各作本國法禳之無驗皆膜拜求哀乞加  
救護慧誓等慟哭空曰吾今有法汝等勿憂  
遂右手執五股菩提心杵左手持般若佛母  
經來作法誦大隨求一徧即時風偃海澄又  
<sub>四</sub>遇大鯨出水噴浪若山甚於前患衆商甘心  
委命空同前作法令慧誓誦娑竭龍王經遂  
巡衆難俱息既達師子國王遣使迎之極備  
供養一日王作調象戲人皆登高望之無敢

近者空口誦手印住於慈定當衢而立。往象  
數頭頓首<sub>九</sub><sup>徒</sup><sub>郎</sub>跌舉國奇之次遊五印度  
境屢彰瑞應至天寶五載還京是歲終夏愆  
陽詔令祈雨制曰時不得賒雨不得暴空奏  
立孔雀王壇未盡三日雨已浹洽帝大悅後  
因一日大風卒起詔空禳止請銀瓶一枚作  
法加持須臾戢靜忽因池鵝誤觸瓶傾其風  
又作急暴過前勅令再止隨止隨效帝乃賜  
號曰智藏焉天寶八載許迴本國乘驛騎五  
匹至南海郡有勅再留至德初鑾駕在靈武

鳳翔空常密奉表起居肅宗亦密遣使者求  
秘密法洎收京反正之日事如所料上元末  
帝不豫空以大隨求真言祓除至七過翼日歲九  
乃瘳帝愈加殊禮焉肅宗厭世代宗即位恩  
渥彌厚又以京師春夏不雨詔空祈請始三  
日內雨是和尚法力三日已往而霈然者非  
法力也空受勑立壇至第二日大雨云足一  
歲復大旱京兆尹蕭昕詣寺謂爲結壇致雨  
不空命其徒取桦皮僅尺餘續小龍於其上  
而以爐香甌水置于前轉火震舌呼使呪之

食頃即以績龍授昕曰可投此于曲江中投  
訖亟還無冒風雨昕如言投之旋有白龍纔  
尺餘搖鬚振鱗自水出俄而龍長數丈狀如  
曳素條忽亘天際鞭馬疾驅未及數十步雲  
物凝晦暴雨驟降比至永崇里第衢中之水  
已決渠矣至永泰中香水沐浴東首倚卧比  
面瞻禮闈庭以大印身定中而寢茶毗火滅  
枚舍利數百粒其頂骨不燃中有舍利一顆  
半隱半現勑於本院別起塔焉初玄宗召術  
士羅公遠與空角法同在便殿羅時時反手

擗背空曰。借尊師如意。時殿上有花石空揮如意擊碎於其前。羅再三取如意不得。帝意欲起取空。空曰。上勿起此影耳。乃舉手示羅。如意復完然在手。又北印山有巨蛇。樵采者往往見之。矯首若丘陵。夜常承吸露氣。見空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如何見度。每欲翻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懷也。空爲其受歸戒說因果。且曰。汝以瞋心。故受今報。那復恚恨乎。吾力何及。當師吾言。此身必捨矣。後樵子見蛇死澗下。臭聞數里。又一日風雨不止。坊市有

漂溺者。樹木有拔仆者。遽召空止之。空於寺庭中捏泥爐五六溜水作梵言罵之。有頃開霧矣。嘗西蕃大石康三國帥兵圍西涼府。詔空入帝御于道場空秉香爐誦仁王密語二七徧。帝見神兵可五百員在于殿庭驚問空。

空曰。毗沙門天王子領兵救安西。請急設食。發遣四月二十日。果奏云。二月十一日城東北三十許里。雲霧間見神兵長停鼓角喧鳴。山地崩震。蕃部驚潰。彼營中有鼠金色。昨弓弩弦皆絕。城北門樓有光明。天王怒視蕃帥。

大奔帝覽奏謝空因勑諸道城樓置天王像此其始也。

道昭

沙門道昭自云簡州人也俗姓康氏少時因得疾不悟云至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

家往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事初若隱晦後皆明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邈舉明經一曰張氏以資營僧謂張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

當不救次謂邈曰君不利簪笏始能從戎亦

玄宗

釋玄宗俗姓吳氏永嘉人也少時出塵氣度

當三十年無之有疾勿令胡人療之其年張官於襄鄧間後累選嘗求南州亦皆得之後又選舉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悟范陽即盧氏望也邈舉不第從知於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

城九

年累轉右職後因別娶婦求爲償者因得疾服姬黃氏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

寬裕於本部永定山寶壽院依常靜爲師既得戒已還諸方遊學抵江陵詣朗禪師門決

了疑貳復振錫他行見紫金山悅可自心留行禪觀此山先多虎暴或噬行商或傷樵子從宗十居考覈絕迹入山者無憚焉一日禪從擁集見一老父趨及座前拜跪勤恪宗問子何人耶答云我本虎也在此山中食啖衆生因大師化此冥迴我心得脫業軀已生天道故來報謝折旋之頃了無所見以大曆二年囑別門徒溘然而化春秋八十六二月入

塔立碑存焉。

惠忠

釋惠忠俗姓王氏潤州上元人也初在母孕忽遇異僧謂曰所生貴子當爲天人矣誕育已來不食葷腥有異常童稟性敦厚年二十三以經業見度即神龍元年也遂配莊嚴寺聞牛頭山威禪師造山禮謁威見忠乃曰山主來矣因爲說法遂夙夜精勤常頭陀山澤飲泉藉草一食延時每用一鎗衆味同羹角畢懸於樹杪方坐繩床宴坐終日如杌衣不

易時寒暑一納積四十年遂彰靈應州牧明  
賢頗詣山禮謁再請至郡施化道俗天寶初  
始出止莊嚴忠以爲梁朝舊寺莊嚴最盛今  
已歲古凋殘興懷修葺遂於殿東擬創法堂  
城九  
先有古木鵲巢其頂工人將欲伐之忠曰且  
止待鵲移去始當伐之因至樹視曰此地造  
堂當速移去言畢其鵲銜柴遷寓他樹道俗  
觀者莫不歎異又立基未定忽有二神人爲  
止其處因乃定焉雖以引無廢神曠不撓四  
方之侶相依日至以大曆三年山門石室前

有忠挂衣藤是歲盛夏忽然枯悴靈芝仙菌  
且不復生至九月忠演法高座無故水出繞  
座而轉至四年六月十五日集衆布薩至晚  
乃命侍者剃髮浴軀是夜瑞雲覆刹天樂聞  
空十六朝怡然坐化時風雨震蕩樹木摧折  
山中鳥獸哀鳴林壑巖間天聲數日方止春  
秋八十有七

崇惠

釋崇惠姓章氏杭州人也禪林之年往禮徑  
山國一禪師爲弟子復誓志於潛落雲寺遁

跡俄有神白惠曰師持佛頂少結莎訶令密語不圓莎訶者成就義也今京室佛法爲外教凌轢其危若綴旒待師解救耳惠趨程西上大曆三年大清宮道士史華上奏請與釋宗當代名流角佛力道法勝負于時代宗欽九  
惠九

尚空門異道憤其偏重故有是請也。遂於東明觀壇前架刀成梯史華登躡如常登道焉時縉伍互相顧望推排無敢躡者惠聞之謁開府魚朝恩魚奏請於章信寺庭樹梯橫架鋒刃若霜雪然壇高百尺東明之梯極爲低

下時朝廷公貴市肆居民駢足摩肩而觀此舉惠徒跣登級下層有如坦路曾無難色復踏烈火手探油湯仍餐鐵葉號爲飫飪或嚼釘線聲猶脆飴史華怯懼慙惶掩袂而退時衆彈指歎嗟聲若雷響帝遣中官鞏庭玉宣慰再三便賚賜紫方袍一副焉

靈坦

釋靈坦姓武氏太原文水人也。則天太后姪孫父宣洛陽令母夏侯氏初妊娠也夢神僧授與寶鑑表裏瑩然且曰吾以此寄汝善保

護之。及長參神會禪師大曆八年行化至梁園時相國田公神功供養邇適維揚六合方歎大法凌夷忽聞空中聲云開心地即見菩薩如文殊像曰與汝印驗今舉頂以手按之尋觀有四指赤痕其印跡恒見又止潤州金山其山北面有一龍穴常吐毒氣如雲有近者多病或斃坦居之毒雲滅跡又於江陰定山結庵俄聞有讚歎之聲視之則白龜二  
坦爲受皈戒又見二大白蛇身長數丈亦爲受戒懺悔如是却往吳興林山造一蘭若

三丈夫衣金紫趨步徐正稱歎道場元和五年居華林寺寺內有大將軍張遼墓寺僧多爲鬼物惑亂坦居之愀然無朕矣又揚州人多爲山妖木怪之所熒惑坦皆遏禦焉至十年忽見二胡人自稱龜茲音丘國來彼無至

歲九

+

教遠請和尚敷演十一年五月十三日告衆將赴遠請至季秋八日卒壽一百八僧臘八十四。

慧聞

釋慧聞信安人也多勸勉檀那以福業爲是

嘗於灤江鑄丈八金身像。州未聽許銅何從致。且曰待大施主居無何有。清溪縣夫婦二人將嫁資鑑來捨聞爲誓祝之。曰此鑑鼓鑄

若當佛心前乃是夫婦發心之至也。迨脫模露像果然鑑當佛心。曾間矣。又嘗往豫章勸化獲黃金數錠。俄遇賊劫掠事急。遂投金水山中。曰慮損君子福田。請自滂渡聞去。賊徒入水求之。不得。及聞到州金冥然已在其院。時山路有虎豹聞。或逢之。持杖叩其腦曰。汝勿害人。吾造功德。何不入緣。明日虎銜野猪投

聞前弭尾而去。凡舉事皆成。歸信如流。多奇異焉。

### 難陀

釋難陀者華言喜也。未詳種姓何國人。其爲人詭異。不倫。恭慢無定。當建中年中。無何至于岷蜀。張魏公延賞之任成都。喜自言我得城九十一于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現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爲辦酒肉。夜

會客與之劇飲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爲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迴雪遠赴摩趺，技又絕倫也。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耶？」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驚走。僧乃拔刀斫之，脣踣於地。血及數尺。成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筇杖也。並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針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徒始瘡中而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首起，捉首安之初，無痕也。

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走入壁縫中，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墳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色，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黑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

和和

和和者，莫詳氏族。其爲僧也，狂而不亂，發言多中。時號爲聖。有越國公主適榮陽鄭萬鈞，數年無子。萬鈞請曰：「吾無嗣，願得一子。唯師

降恩可乎。師曰遺我三千匹絹。主當誕兩男。  
鈞如言施之。和取絹赴寺。云修功德。乃謂鈞  
曰。主有娘矣。吾令二天人下爲公主作兒。又  
曰。公主腹小能併妊二男乎。吾當使同年而  
前後耳。公主遂妊。年初歲終各誕一子。長曰

贊曜。少曰晦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識焉。

義師

釋義師者。不知何許人也。狀類風狂。言語倒  
亂。貞元初。巡吳苑乞丐。事多先覺。人以此疑  
之。市肆中百姓屋數間。義師輒操斧斫剝其

簷。禁之不止。其人數知其神異。禮白之。曰。  
予藉此生活無壞我屋。迺顧曰。汝惜乎。投斧  
而去。其夜市火連延而燎。唯所截簷屋數間  
存焉。好止廢寺中。無冬夏。常積聚壞牆。蓋木  
佛像以代薪炭。又於煨火燒炙鯉魚。而多跳  
躍灰塉。彌漫撫掌大笑。不具匕筯而食。  
面垢不齧。齧之輒陰雨。吳人以爲占候。及  
將死。飲灰汁數十斛。乃念佛而坐。士庶觀之。  
滿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百姓昇  
出郊外焚之。

代病

釋代病者天台人也姓陳氏誕育之辰祥光滿室鄰里驚異七歲喪父哀毀幾于滅性白母求出家母纔艱阻遂斷一指親黨敢勸偏親乃送於國清寺因成法登滿誓志觀方初

止東京次於河陽爲民救旱按經續八龍王立道場啓祝畢投諸河舉衆咸覩畫像沈躍不定斯須雲起膚寸雷雨大作千里告足自此歸心者衆先是三城間多暴風雹動傷苗稼知蝶號稱毒龍爲害代病爲誦密語後經

歲序都無是患共立堂宇若生祠焉大曆元年登太行遊霍山乃深入幽邃結茅而居有盜其孟食俄見二虎據路會逢代病盜叩頭陳悔慰諭畢因摩挲虎頭如是累伏猛獸其中山神廟晉絳之間傳其勝蹟代病入廟勸其受歸戒絕烹禪<sub>音</sub>關牲牢其神石像屢屢隨勸領首聽命由是檀信駢肩躡踵有寘毒於酒者賄貲女往施之代病已知貲女給曰妾家醞覺美酌施和尚求福況以佛不逆衆生願代病曰汝亦是佛然貲女懼反飲具以情

告代病執杯啜之俄爾酒氣及兩脰足地爲之債音裂聞者驚怪以酒供養自茲始也汾隰西河人有疾只給與淨水飲之必瘳貞元中奄然跏趺示滅

廣陵大師

僧有客於廣陵亡其名自號大師廣陵人因以大師呼之大師質甚陋好以酒肉爲食常衣總裘盛暑不脫繇是螻蟻聚其上僧行孝感寺獨止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爲常矢性狂悖好屠犬彘日與廣陵少年鬪毆或醉卧

道傍廣陵人俱以此惡之有一少年以力聞嘗一日少年與人對博大師大怒以手擊其博局盡碎少年笑曰駿兒何敢逐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與少年鬪擊而觀者千數少年卒不勝竟遁去自是廣陵人謂大

卷九  
十四

師有神力大師亦自負其力往往剽奪市中金錢衣物市人皆憚其勇莫敢拒後有老僧召大師而至曰僧當死心奉教戒柰何食酒肉殺大彘剝奪市人錢物又與少年同鬪擊豈僧人之道耶一旦支執以聞官汝不羞天

耶大師怒罵曰。蠅蚋徒嗜腥耳。安能知龍

鶴之心哉。然則吾道亦非汝所知也。且我清

中而混其外者。豈若汝齷齪無大度乎。老僧  
卒不能屈其詞。後一日大師自外來歸。既入  
室閉戶。有於門隙視者。大師坐於席。有奇光

自眉端發。晃然照一室。觀者奇之。具告群僧。  
群僧來見大師眉端之光。相指語曰。吾聞佛  
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師有之。果佛矣。遂相  
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群僧俱集於庭。候謁大  
師。及開戶而大師已亡矣。群情益異其事。因

號大師爲大師佛。

靈默

釋靈默俗姓宣氏。毗陵人也。初參豫章馬大  
師。因住白砂道場。經于二載。猛虎來馴。近林  
產子。意有所依。又住東道場。地僻人稀。山神

一夜震雷暴雨。懸崖委隊。殺明。大樹倒欹。庵  
側樹枝交絡。茅苦略無少損。遐邇聞旃皆來  
妙九觀歎。後遊東白山。俄然中毒而不求醫。閉關  
宴坐。未幾毒化流汗而滴。乃復常矣。元和初  
十五久旱。民皆狼顧。默沿澗見青蛇夭矯。瞪目如

視行人不動咄之曰百姓渙渴苗死沒胡不施雨救民耶至夜果大雨合境云足民荷其賜厥後澡沐焚香端坐繩床而卒壽七十二法臘四十一

澄觀

釋澄觀姓夏侯氏越州山陰人也年甫十一依寶林寺霈禪師出家誦法華經十四遇恩得度便隸此寺觀俊朗高逸弗可以細務拘後將撰華嚴疏於寤寐之間見一金人當陽挺立以手迎抱之無何咀嚼都盡覺即汗流

自喜吞納光明徧照之徵也。起興元元年正月貞元三年十二月畢功成二十軸乃飯千僧以落成之爲疏時堂前池生五枝合歡蓮華一華皆有三節人咸歎伏觀常思付授忽夜夢身化爲龍矯首于南臺蟠尾于山北擎櫳碧落鱗鬚耀日珠更蜿蜒化爲千數小龍騰躍青冥分散而去蓋取象乎教法支分流布也遂於中條山棲巖寺住寺有禪客拳眉翦髮字曰癡人被短褐操長策詠歌雜語凡所指斥皆多應驗觀未至之前狂僧驅衆僧

酒掃白。不久菩薩來此。以元和年中示滅。春秋七十餘。

隱峯

釋隱峯俗姓鄧氏。建州邵武人也。稚歲憨狂。不徇父母之命。出家納法。元和中。言游五臺。

歲九

十六

山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遇。交鋒未決。勝負峯曰。我去解其殺戮。乃擲錫空中。飛身冉冉隨去。介兩軍陣過戰士各觀僧飛騰。不覺抽戈匣刃焉。既而游徧靈跡。忽於金剛窟前倒立而死。亭亭然其直。

圓觀

釋圓觀。不知何許人居于洛率性踈簡。時與

如植時議靈定之前。嘗昇就爇。屹定如山。併力不動。遠近瞻觀。詭歎希奇。峯有妹爲尼。入五臺。嗔目咄之。曰。老兄疇昔爲不循法律。死且迷惑於人。時衆已知妹雖骨肉。豈敢攜貳。請從恒度。以手輕攘。儂然而倒。遂荼毗之。收舍利入塔。號鄧隱峯。遺一頌云。獨絃琴子爲君彈。松栢長青不怯寒。金礦相和性自別。任向君前試取看。

李源爲忘形之友。同止慧林寺。但日給一器隨衆僧飲食而已。如此三年。一日源忽約觀游蜀青城峨眉等山洞求藥。觀欲游長安由斜谷路。李欲自荆入峽。爭此二途。半年未決。李曰。吾已不事王侯。行不願歷兩京道矣。觀成九  
十七曰。行無固必。請從子命。遂自荆上峽。行次南浦。泊舟見數婦女條達錦襠負筐而汲。觀俛首而泣曰。某不欲經此者。恐見此婦人也。李問其故。觀曰。其孕婦王氏者。是某託身之所也。已逾三載。尚未解脫。唯以吾未來故。今既

見矣。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還者也。請君用符。呪遣其速生。且少留行舟。葬吾山谷。其家浴兒時。亦望君訪臨。若相顧一笑。是識君也。後十二年。當中秋月夜。專於錢塘天竺寺外。乃是與君相見之期也。李追悔。比一行在孕。婦告以其事。婦人喜躍還頃之。李往授符水。觀沐浴而化。婦生一子焉。李三日往看。新兒果致一笑。明日李迴棹歸慧林寺。詢問弟子。方知已理命矣。李常念杭州之約。至期到天竺寺。其夜月明。忽聞葛洪井畔有牧童歌竹。

枝者乘牛扣角。雙髻短衣。徐至寺前。乃觀也。李趨拜曰。觀公健否。曰。李公真信士。我與君殊途慎勿相近。君俗緣未盡。但且勤修不墮。即遂相見。李無由序語。望之潛然。觀又歌竹枝前去。詞切調高。不知所終。

智誓

釋智誓。狀件。不知何許人也。少而英偉。長勤梵學。遂負箱帙。徧歷名山。至衡岳寺。憩息月餘。常於寺門齋獨自尋繹疏義。復自咎責曰。所解義理。莫違聖意乎。沉思兀然。偶舉首見

老僧振錫而入。曰。師讀何經論窮何義理。誓疑其異。乃自述本緣。因加悔責。又曰。倘蒙賢達指南。請受甘心。鉢口結舌。不復開演矣。老僧笑曰。師識至廣。豈不知此義大聖。猶不能度無緣之人。況其初心乎。師只是與衆生無緣耳。誓曰。豈終世若此乎。老僧曰。吾試爲爾。結緣。遂問誓。今有幾資糧耶。誓曰。自南徂北。裂裳裹足。已經萬里。所賣皆罄竭矣。見受持九條衣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必宜鬻之。以所易之直。皆作糜餅。油食之物。誓如言作之。  
庚九  
十八

約數十人食。遂相與至垌野之中，散撥餅餌  
焚香長跪。呪曰：今日食我施者，願當來之世  
與我爲法屬。我當教之得至菩提。言訖，鳥  
亂下啄，拾地上螻蟻蠅蠍，莫徵其數。老僧曰：  
爾後二十年，方可歸開法席。今且周遊未宜  
講說也。言訖而去。由是精進不倦，研摩義  
味滋多。志在傳授，至二十年，却歸河北盛化  
縣中，聽衆盈千數人。皆年二十餘，其老者無  
二三人焉。

素公

長安興善寺素和尚院庭有青桐四株皆素  
之手植。唐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桐至夏有  
汙汙人衣，如鞢<sup>音畫</sup>脂不可浣。昭國鄭相嘗與  
丞郎數人避暑，惡其汙汙，謂素曰：「弟子爲和  
尚伐此樹，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樹曰：「我  
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汙爲人所惡，來歲若復  
有汙，我必薪之。」自是無汙矣。素公不出院轉  
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常有貉子聽經，齋時  
有烏鵲就掌取食。長慶初，有僧玄幽題此院  
詩云：「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踴院門塵。當

時以爲佳句也。

弘道

釋弘道不知何許人。居於千福寺。人言其晝閉關以寐。夕則視事於陰府。十祈叩者八九拒之。時河中少尹鄭復禮始應進士舉。十上不第。方蹇躡憤懣。乃擇日齋沐候焉。道頗溫容之。且曰。某未嘗妄洩於人。今茂才抱積薪之歎。且久不能忍耳。勉旃進取。終成美名。然其事頗異。不可言也。鄭拜請其期。道曰。唯君期須四事相就。然後遂志。四缺其一。則復負

寃。如是者骨肉相繼三榜。三榜之前。猶梯天之難。三榜之後。則反掌之易也。鄭愕視不可喻。則又拜請四事之日。道持疑良久。則曰。慎勿言於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爲異矣。其一。須國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須是禮部侍郎再知貢舉。其三。須是第二人。姓張。其四。同年須有郭八郎。四者闕一。則功虧一簣矣。如是者賢弟姪三榜。率須依此。鄭雖大疑。其說然。鬱鬱不樂。以爲無復望也。敬謝而退。長慶二年。人有道其名姓於主文者。鄭以且

非再知貢舉。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寶曆二年。新昌楊公再司文柄。乃私喜其事。未敢洩言。來春果登第。第二人姓張。名知實。城九同年郭八郎。名言楊。鄭奇歎且久。因紀於小書之杪。私自謂曰。道言三榜率須如此。一之二十已異其可。至于再乎。至于三乎。次至故尚書右丞諱憲應舉。大和二年。頗有籍甚之譽。以主文非再知舉。試日果有期周之恆。爾後應大和尤舉。敗於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二年。高錯器與再司文柄。右轄私異其事。明年果登。

上第第二人姓張。名橐。同年郭八郎。名植。因又附於小書之末。三榜雖欠其一。兩榜且無小差。閨門之內。私相謂曰。豈其然乎。時僧弘道已不知所往矣。次年故附馬都尉顥應舉。時譽轉洽。至改元會昌之二年。禮部柳侍郎璟再司文柄。都尉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名潛。同年郭八郎。名京。弘道所說無差焉。

清公

釋清公居巴山之隈。不知何許人。常嘿其詞。忽復一言。未嘗不中。西川節帥段文昌父鍔

爲支江宰後任江陵紀。文昌少好屬文，長自  
諸官困於塵土。客遊成都，謁韋南康臯。與  
奏釋褐道不甚行，每以事業自負。與遊皆高  
明之士，遂去南康之府。金吾將軍裴邠之鎮  
梁川，辟爲從事。轉假廷評裴公府罷。公自府  
遊聞清公之異，徑詣清公求宿願。知前去之事。  
十一自夕達旦，曾無一詞。忽問曰：「中間換盛旌  
旆而至者誰？」公曰：「豈非高崇文乎？」對曰：「非也。」  
更言之。公曰：「代崇文者武黃門也。」清曰：「十九  
郎不日即爲此人更盛、更盛。」公尋徵之，使曰：

害風妄語阿師不知，因大笑而已。由是頗亦  
自負。戶部員外郎處厚出任開州刺史。殷公  
時任都官員外判鹽鐵案。公送出都門，處厚  
素深於釋氏。洎到鵠鳴先訪之，清喜而迎處。  
厚處厚因問還期。白一年半歲。一年半歲，又  
問終止何官。對曰：「宰相須江邊得。」又問終止  
何處。僧遂不答。又問段十九郎何如。答曰：「已  
說矣。近也。」及處厚之歸朝，正三歲，重言  
一年半歲之驗。長慶初，段公自相位節制西  
川，果符清公之言。處厚唯不踰江邊得宰相。

廣求智者解焉。或有旁徵義者謂處厚必除浙西夏口。從是而入拜及文宗皇帝踐祚。自江鄭首命處厚爲相。至是方驗。與鄭平公同發使修清公塔。因刻石紀其事焉。又趙宗儒節制興元日。問其移動。遂命紙作兩句詩云。

梨花初發杏花初。向是南來慶有餘。宗儒遽考之。清公但云害風。呵師取次語。明年二月除檢校右僕射。鄭餘慶代其位。

惟瑛

僧惟瑛。未詳何許人。善聲色。兼知術數。子人

陸賓虞舉進士在京與之往來。惟瑛每言小事無不必驗。至寶曆二年春。賓虞欲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留止一宿。明日謂賓虞曰。君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京兆薦送必在高等。賓虞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事。今廿九

廿二

歲之事。尤覺甚難。瑛曰。不然。君之成名必以京兆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則殊等與。及第必矣。賓虞乃書於晉昌里之牖。日省之。數月後。因於靖恭北門脩一郎官。適遇朝客。遂迴憩於從孫聞禮之舍。既入。

聞禮喜迎曰向有人患雙鯉魚方欲候翁而烹之賓虞素嗜魚但令作羹至者輒盡後日因視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遂命駕詣惟瑛且給之曰將遊蒲關故以訪別瑛笑曰水族已食矣遊蒲關何爲賓虞深信之因取

正月二十四日賓虞言於從符符與石賀書壁後月餘放榜狀頭李郃賓虞名在十六即三十人也惟瑛又謂賓虞曰君成名後當食祿於吳越之分有一事甚速疾賓虞後從事於越半年而暴終

文爽

成化

十三

薦京兆府舉得殊等明年入省試畢又訪惟瑛瑛曰君已登第名籍不甚高當在十五人之外狀元姓李名合吏脚時有廣文生朱休者時議當及第監司所送名未登科賓虞因問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

釋文爽不知何許人早解塵纓抉開愛網從師問道天然不睡困憊之極亦惟趺坐後獨棲丘隴間霖雨浹旬旁無僮侍有一蛇入爽手中蟠屈時有人召齊彼怪至時不赴主重

來請見蛇驚懼失聲。蛇乃徐徐而下。固命往食。爽辭過中不食。翌日有狼呀張其口奮躍欲噬。昨之狀者三矣。閔其饑。復自念日穢囊無恪施。汝一飧願疾成堅固之身。沒受吾施。同歸善會。斯須狼乃弭耳而退。及其卒日。空中鐘磬交響。遲久方息。

鑑空

釋鑑空。俗姓齊氏。吳郡人也。少小苦貧。雖勤於學。而寡記持。壯歲常困遊吳楚間。已四五  
年矣。元和初。值錢唐荒儉。乃議求餐于天竺。

寺至孤山寺西。餓甚。不前。因臨流雪涕悲吟。數聲。俄有梵僧臨流而坐。顧空笑曰。法師秀才。旅遊滋味足未。空曰。旅遊滋味則已足矣。法師之呼。一何乖謬。梵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同德寺乎。空曰。生身已四十五歲矣。盤桓吳楚間。未嘗涉京口。又何洛中之說。僧曰。子應為飢火所燒。不暇記憶故事。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上智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於知前生事耳。空飢極。食棗掬泉飲之。忽欠伸枕石而寢。頃刻乃

悟憶講經於同德寺如昨日焉。因增涕泣問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爲蜀僧矣。今則斷攀緣也。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悟法師焉在。曰。豈不記香山石像前戲發大願乎。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爲赳赳貴臣。昨聞

拔九

廿四

已得大將軍矣。當時雲水五人。惟吾得解脫。獨汝爲凍餒之士也。空泣曰。某四十許年。日唯一餐。三十餘年擁一褐。淳俗之事。決斷根源。尚期福不完乎。坐於飢凍。僧曰。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生疑惑。戒珠曾

缺罐氣微。存聲渾響。清終不可致。質偃影曲。報應宜然。空曰。爲之柰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誓於吾子焉。乃探鉢囊取一鑑。背面皆瑩徹。謂空曰。要知貴賤之分。修短之期。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鑒焉。空照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鑑入囊。遂挈而去。行十餘步。旋失所在。空是夕投靈隱寺出家。受具足戒。後周遊名山。愈高苦節。大和元年。詣洛陽。於龍門天竺寺。遇河東柳珵。尚珵親說其由。珵聞空之說。事

皆不常。且甚奇之。空曰。我生世七十有七。僧  
臘三十二。持鉢乞食。尚九年在世。吾捨世之  
日。佛法其衰乎。理詰之。嘿然無答。乃索理筆。  
廿九  
硯題數行於經藏北垣而去。曰。興一沙衰恒。  
廿五  
河沙免而置。大而擎牛虎相交。與角牙寶檀。  
終不減其華。

無著

無著文喜禪師入五臺山求見文殊。忽見山  
翁著揖曰。願見文殊大士。翁曰。大士未可見。  
汝飯未著。曰。未。翁引入一室。引著升堂命坐。

童子進玳瑁杯。貯物如酥酪。著飲之。覺心神  
清朗。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曰。末代比  
丘少。奉戒律。曰。多少衆。曰。或三百。或五百。著  
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  
居。曰。衆幾何。曰。前三三後三三。遂談論及暮。  
翁命童子引著出行。未遠。悽然悟。翁即文殊。  
也不可再見。稽首童子乞一言為別。童子有  
無垢無染。即真常之語言。訖。童子與寺俱隱。  
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獅子。往來白雲  
忽覆之。不見。

知玄

悟達國師知玄與一僧邂逅京師時僧患迦摩羅瘡人莫知其異也<sup>皆</sup>厭惡之知玄視候無倦色後別僧謂知玄曰子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茶龍山相尋有二松為誌後知玄居安國寺懿宗親臨法席賜沉香為座恩渥甚厚忽膝生人面瘡肩目口齒俱備每以飲食餓之則開口吞啖與人無異求醫莫效因憶舊言乃入山相尋見二松於烟雲間信所約不誣即趨其處佛寺煥儀僧立於山門顧接

甚歡天晚止宿知玄以所苦告之曰無傷也山有泉旦灌之即愈黎明童子引至泉所方掬水間瘡忽人語曰未可洗公曾讀西漢書不曰曾讀既曾讀之寧不知袁盎殺晁錯乎公即袁盎吾晁錯也錯腰斬東市其冤何如哉累世求報於公而公十世為僧戒律精嚴報不得其便今汝受賜過奢名利心起故能言之蒙迦諾迦尊者洗我以三昧法水自此不復為冤矣時知玄塊不住體急掬水洗之其痛徹髓絕而復蘇其瘡亦旋愈回顧寺宇城九  
廿六

莽不復見因卓菴其處遂成大寺知玄感其  
異思積世之冤非遇聖賢何由得釋因述懺  
法三卷蓋取三昧水洗冤業之義名曰水懺

云

神僧傳卷第八

永樂北藏

神僧傳

第一八一冊